

前四史
解读



王保顶 著

前四史 解读

王保顶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四史解读/王保顶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 6(2023. 7 重印)

ISBN 978-7-214-27366-6

I. ①前…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
传体—史籍—研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26427 号

书 名	前四史解读
著 者	王保顶
责任编辑	朱晓莹
装帧设计	周伟伟
责任监制	王 娟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页 4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2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7366-6
定 价	7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史记》解读

- 一、作者及成书过程 / 003
 - (一) 源远流长的世系 / 003
 - (二) 壮游、奉使与扈从 / 006
 - (三) “李陵之祸”与发愤著史 / 015
 - (四) 《史记》的注释及版本 / 021
- 二、《史记》的概况 / 028
 - (一) 体例及结构 / 028
 - (二) 《史记》的写作目的 / 036
 - (三) 《史记》的思想 / 045
 - (四) 《史记》的文学成就 / 066
- 三、《史记》的影响 / 088

《汉书》解读

- 一、作者及成书过程 / 099
 - (一) 任侠与尚儒的家风 / 099
 - (二) 由私撰到官修 / 104
 - (三) 白虎观会议、大漠从军及窦氏之狱 / 107
 - (四) 《汉书》的注释及版本 / 114
- 二、《汉书》的概况 / 118
 - (一) 《汉书》的体例 / 118
 - (二) 《汉书》的内容 / 124
 - (三) 理性、民本思想与正统观念 / 142
 - (四) 不朽文章骨,长垂山水清 / 154
- 三、《汉书》的影响 / 167

《后汉书》解读

- 一、作者及成书情况 / 175
 - (一) 世代为官 / 175
 - (二) 恃才傲物与宣城之贬 / 177
 - (三) 谋逆之诛 / 181
 - (四) 《后汉书》的补作、注释及版本 / 184

- 二、《后汉书》的概况 / 188
 - (一)《后汉书》的结构及体例特点 / 188
 - (二) 正一代之得失 / 205
 - (三) 贵德义与薄公卿 / 229
 - (四) 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 248
- 三、《后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 260

《三国志》解读

- 一、作者及成书过程 / 267
 - (一) 陈寿与《三国志》的著述 / 267
 - (二)《三国志》的注释及版本 / 272
- 二、《三国志》内容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 275
 - (一) 体例及结构 / 275
 - (二)《三国志》的思想 / 287
 - (三)《三国志》的文笔 / 291
 - (四) 别具一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 / 297
 - (五)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 318
- 三、《三国志》的评价 / 326

前四史解读

附录 / 331

论董仲舒与司马迁《史记》著述之关系 / 333

后汉风谣、清议与士人品格 / 347

以史证经：章学诚“六经皆史”意义新论 / 358

后记 / 373

《史记》解读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史书，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将历代纪传体史书合称为“二十四史”，成为举世无匹的五千余年文明史的完整记录；《史记》中体现了非凡的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展现出炫目的光辉；《史记》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历史散文风格成为后世仰慕、效法的典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司马迁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一、作者及成书过程

(一) 源远流长的世系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据他在《史记·自序》中叙述，其祖先远溯到颛顼时代为掌管星象历法的天官重、黎氏。颛顼之时，重为南正，黎为北正，“正”即长官。南正为天官，掌观星象、定历法；北正为地官，执掌农事。周宣王时，重黎的后人程伯休甫军功显赫，为司马，于是居官为姓，称司马氏，世为周室太史。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纷争，王室名存实亡，史官制度当然难以存留，司马氏史职中绝。东周惠、襄王时，司马氏去周适晋，到了五霸之首的晋国。可是好景不长，晋文公之后，大夫势力凸显，晋公室陷入一场持久的内乱，结果酿成韩、赵、魏三家分晋，司马氏各奔前程，一支到卫国，一支到赵国，另一支到秦国。

在卫国的一支司马氏后来在政治上颇有作为，司马喜做了

中山国的相,《战国策·中山策》言“司马喜三相中山”。20世纪70年代,河北平山出土一铁足大鼎,长篇铭文证实为中山王赐予国相司马贲的器物。而在赵国的一支司马氏似乎染上燕赵慷慨任侠之风,与刀剑结下深缘。司马凯生崩贲,即《史记·刺客列传》中与著名刺客荆轲论剑的盖聂,其后人司马印在秦末助项羽灭秦有功,被封殷王。据《晋书·宣帝纪》载,司马印即是三国时期与诸葛亮较量斗法的名将司马懿的祖先。

司马迁属于入秦的一支。入秦的司马氏定居少梁(今陕西韩城南西少梁),累世不徙,约过了三百年,司马错显于秦,官至蜀郡守,这是司马迁有确切世系可考的始祖。自司马错始司马氏世代仕宦,秦有事白起的司马靳及铁官司马昌。入汉后昌子司马无泽为汉市长,无泽子司马喜为五大夫,喜子即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子司马迁。

由上述司马氏世系可以看出,五帝时重、黎氏的史迹渺不可考,历春秋、战国、秦至汉的建立,天下兵戈不息,司马氏分道扬镳,更无缘从事史职这样的斯文事业,一直到汉兴几十年后的武帝时期司马谈才据史职。司马迁强调司马氏的史职渊源,无非是加强自己的使命感,以先人自励,坚定遭受奇耻大辱后著史的信念与决心。

在司马氏家世中,对司马迁影响最著的当推其父司马谈。司马谈生年不详,生活在文、景、武帝时期,武帝建元、元封间为太史令。太史令官阶不高,秩六百石,职掌天官,即天时星历之事,与其远祖重黎氏相同。司马谈勤于问学,向当时著名

的天文学家唐都学天官，跟随《易》学家杨何习《易》，又向黄生学黄老之术。司马谈生活在“休养生息”的文景时代，切身感受到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为汉初带来“文景之治”的繁盛景象，又目睹了好大喜功的武帝内外“兴作”对汉王朝造成的危害，在对战国诸子思想的总结比较中，明显地体现出服膺黄老的倾向，撰成《论六家要旨》。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司马迁《史记》的撰述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指出六家学说都是为治理天下而开处的药方，这点上比先秦各家间党同伐异、相互攻讦要高明得多。接着司马谈逐一分析六家学说的长处和不足：儒家以六艺为教条，繁文缛节，“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言君臣父子之道，序夫妇长幼之别，即注重社会和人伦秩序，“虽百家不能易也”；墨家讲求俭朴，过分吝啬，不别尊卑，“俭而难遵”，但主张强本节用，人给家足，“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尊卑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但主张君尊臣卑，谨上下之别，“虽百家弗能改也”；阴阳家言吉凶灾祥，“未必然也”，但言春夏秋冬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六家之中只有道家切于人事世道，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遵循自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为无不为，“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很显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写作是以汉初文、景时代

为背景的,对道家的肯定也就是对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的肯定,主张以道家思想为本,兼收各家的长处,实现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司马迁吸收了其父的思想见解,《史记》之中洋溢着对文、景太平盛世的赞赏与憧憬,同时流露出对“今上”武帝劳民兴作的批评与刺讥。

作为一名史官,司马谈谨守职责,参与了很多朝廷重大礼仪的制订,如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冬与祠官吕宽舒议定了祭祀后土的仪式,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冬参与制订封建国家最隆重的礼节——封禅大礼。可惜时运不济,两年之后的元封元年,武帝正式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司马谈侍从武帝中途患病滞留洛阳,抱憾撒手尘寰。临终前司马谈把著史的重任托付给司马迁,要他弘扬祖先的业绩,完成著史的宏业。司马迁受公临终嘱托,成为后来著史的精神支柱。

(二) 壮游、奉使与扈从

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在夏阳^①。在其家乡东北方向近百里即今山西河津县与陕西韩城县交界处有一山名龙门山,黄河横穿峡谷而过,《尚书·禹贡》言“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传说由大禹为疏通黄河开凿而成。这里山高谷

^①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学术界仍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二说,两者相差十年。本文认为前说较妥,故采前者。

深,水流湍急,充满神奇色彩,传说每年江海的鱼溯游群集于此,争跳龙门,跳上去者即化为龙腾空而去,跳不上去者便点额暴腮,触岩而亡,这就是“鲤鱼跳龙门”的神话故事。司马迁生于韩城,在《自序》中自豪地宣称“迁生龙门”,以百里之外的龙门作为自己的出生地望,是否蕴含着龙门神话的文化意味呢?他就是一条从龙门腾飞的华夏文明史上的文化巨龙。

司马迁在家乡度过了近二十年的耕读生活。《自序》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他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祖父司马喜为五大夫,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官阶不高,秩禄自然也不丰厚,这样的家境却为司马迁的成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一方面,他耕牧桑梓,切身体验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少却富家子弟游手好闲的恶习;另一方面,尚称殷实的家境为他读书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使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家乡秀丽的田园风光及文化知识的陶冶,成为他日后壮游天下、踏勘史迹的诱因。

“年十岁则诵古文”,“古文”相对于汉代通行的文字“今文”而言,指战国时文字。春秋、战国是文化昌明的时代,诸子百家为阐发各自的政治见解,著书立说,开坛授徒,形成“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留下了大量典籍。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愚民的文化钳制政策,焚灭诗书。汉兴以后,典籍匮乏,只有少量藏匿下来的先秦典籍流传世间,称“古文”书。汉廷在鼓励天下献书的同时,又鼓励年长儒士凭记忆口授经典,派专人笔录,因用汉代通行文字记载,故称“今文”书。司马迁少时去秦未远,僻居

乡间,无缘见到今文典籍,只能看到先秦的古文文献。战国各诸侯国文字各不相同,加之年代久隔,年仅十岁的司马迁阅读古文文献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幼年的读书经历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他在《史记》中常有提及,如《五帝本纪》赞:“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三代世表》序:“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吴太伯世家》赞:“余读《春秋》古文。”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在其母王太后的原籍槐里县(治今陕西兴平东南)茂乡修建自己的陵园,称茂陵。次年,以钱财为诱饵,鼓励人民迁徙茂陵。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为加强对天下豪强的控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强令天下郡国豪强及家赀在三百万以上者迁徙茂陵。论家产司马氏不够迁移的资格,更与“豪强”无涉,因司马谈为太史令,是皇帝近臣,也于这年举家迁到茂陵,司马迁时年十八岁。

茂陵与长安近在咫尺,司马迁并不迷恋京师的声色犬马,两年之后便踏上了壮游的旅途。这次游历地区主要在江淮地带,也是汉以前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要区域,《自序》中说: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结合《史记》中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绘出司马迁的壮游路线图：

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县境），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南下由南郡（今湖北江陵）渡长江，溯沅水至湘西，又折向东南到九嶷，传说舜南巡卒后葬于此处。后北上长沙，至屈原自沉的汨罗江，深为屈原的悲惨遭遇而叹息，“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赞）。

凭吊屈原后，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考察禹疏九江的遗迹，“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河渠书》）。又顺江东下，辗转到钱塘（今浙江杭州），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传说禹在此大会诸侯庆功，因名会稽，山上有禹穴，即禹当年下榻之处。越王勾践在此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报吴灭国之仇。北上吴（今江苏苏州）观看了战国四君子之一楚春申君的宫室及吴王阖闾的古迹，登姑苏山，远眺五湖，湖水烟波浩渺，横无际涯，感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河渠书》）

司马迁北上渡江至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这里是汉名将韩信的故乡及封地，聆听了乡绅遗老叙说的有关韩信的故事，他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淮阴侯列传》赞）接着北渡淮水，沿泗水向北，到达故鲁都城曲阜（今山东曲阜），这里是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司马迁至此亲身感受到儒家文化的礼乐氛围，

诗书传家，习礼讲乐，一派斯文景象，不由得赞道：“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赞）敬仰徘徊，不忍离去。又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临淄），在邹县仔细察看了邹峰山的秦始皇颂德石刻，并在此习饮酒、射箭的礼节。

告别齐、鲁礼义之邦，司马迁南下至风俗迥异的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今江苏铜山）。薛是齐孟尝君的封地，“其俗间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孟尝君列传》赞）。彭为项羽的都城，相毗邻的沛（今江苏沛县）、丰（今江苏丰县）是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的主要战场，陈胜、吴广在沛郡蕲县（今安徽宿州）起义。项羽籍属下相（今江苏宿迁），与沛相隔不远，刘邦及其文士武将卢绾、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周昌等皆属沛郡。这里经长时间战乱，民风强梁横暴，民生凋敝，司马迁在此常受困扰，不过还是收集了大量口碑材料，如刘邦早年的种种无赖行为及其文士武将的轶事，为他们的传记积累了珍贵的口碑材料。最后，司马迁过大梁（今河南开封），回到京师长安。

这次漫游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对历史进行实地踏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人对完整人格的要求，文献中的理性知识与考察的感性体验相结合，印证了历史文献，增加对历史的感性认识，乃至对其文学风格亦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评论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惟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